岁暮闲记

赵加幸

这一年，就这么静悄悄地走到了末尾，日子像案头那炉沉香，安静地燃着，烟缕细细的，在空气里织成了密匝匝的网，把寻常光阴都裹得温温的。

这两年，不再向往外面的热闹，只想“少出门，多宅家”，每日清晨踏着朝露去上班，路旁的风景四季不重样。春日，樱花烂漫，一树一树的粉红招蜂引蝶，热闹非凡。夏日，樱桃树和香果树的叶子长得十分茂盛，绿意盎然，常被缠绵的雨丝洗涤得一尘不染。秋天，银杏尽显风姿，送来满地的金黄。冬日，香果树和松树依然挺拔碧绿，它们是我上下班路上的伙伴，陪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

办公楼前的玉兰树从打花苞到最后一片黄叶掉落，每一天的变化都尽数收入我的眼底。春日里，枝头攒着莹白的花苞，像堆了满树的星星。某夜一场微雨，晨起便撞见一地碎玉，空气里飘着清苦的香。我捡了几片完整的花瓣，夹在常翻的《闲着》里，如今再翻开，干枯的花瓣仍带着淡淡的黄，像给书里的句子缀了枚安静的印章。《闲着》是刘思伽的散文随笔，她在闲适的生活中回归了自我，在自己的天地里流连徜徉，悠然自得，内心是宁静而澄澈的。闲适和散漫都是从俗务中抽身出来的状态，我喜欢字里行间的状态。

平日的工作是忙碌的。带领一群孩子学习知识，开展阅读、写作、书法、绘画、手抄报创作、体能锻炼、课本剧排演、研学实践等系列工作。这些繁杂的工作涵盖学习、生活、安全管理等诸多方面，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喝茶、聊天、品尝美食……同事们总说我把“日子过成了诗”，其实不过是学会了在时间的空隙里，坚持自己的爱好，取悦自己而已。

每天暮色漫进窗棂时，时间才属于我，特别赞成那句“姐熬的不是夜，是自由”。当钥匙插进锁孔的刹那，楼道里的声息被关在门外，小屋里的纸笔早已等候我多时。先点燃一炉沉香，烟轻，味沉，像浸过雨的老木头。等烟缕在空气中袅袅上升，再沏一壶乌龙茶，陶瓷壶里的茶叶慢慢舒展，茶汤淡黄偏绿，入口是温润的回甘。这时铺开宣纸，或涂或画，笔锋在五颜六色的调色碟里旋转洗澡，然后跃到纸上游走，茶的雾气和烟影子在眼前交错缠绵，恍惚间竟不知是墨香染了茶气，还是茶香浸了宣纸。

春日里爱画牡丹，却总画不出工笔画的那股雍容华贵气韵。后来见一些名家的小品，寥寥数笔，一朵半开的牡丹歪歪地倚着，倒比工笔的更见精神。便学他们的意，不执着于花瓣的层次，只将笔饱蘸了胭脂，侧锋一抹，再用藤黄点出花蕊，竟也有了几分憨态。画累了，就翻《牡丹集》，想到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句子：“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笔尖的墨滴落在宣纸上，晕成个小小的圆，倒像是给这句诗点了个句读。

夏日最长，适合读书。把摇椅搬到凉亭边，日光漏过葡萄叶，在书页上洒下斑驳的影。读迟子建的文字，喜欢她笔下的北方生活，《我的世界下雪了》《锁在深处的蜜》，作者把平凡的生活写得活色生香。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鄂温克族独特的狩猎文化、萨满信仰与迁徙生活，展现了一个即将消失的文明的最后光芒。读《万物有情》时，被李汉荣的《看牛》感动得泣不成声。我小时候也看过牛，作者对一头老牛的深情厚谊，一如我对当初放牧的那几头牛的感情。读《红楼梦》时，总爱就着灯光和月光看黛玉葬花的段落，看她“荷锄葬花”，看她“哭花魂”，竟也跟着落了几滴泪。夜风带着栀子花的香漫进来，混着案头的茶香，恍惚觉得潇湘馆的竹影，就摇在自家窗棂上。读到兴头上，便起身铺纸，写几句批注，字是随意的行草，笔画里带着夜风的轻。

秋深时，偏爱写些小散文。稻田里的庄稼成熟了，收割了，只剩下晒秋的人。窗外的银杏叶黄了，簌簌地落，像谁在天上撒金箔。便搬张竹桌到廊下，看一片叶从枝头飘到地面，要打几个旋，要落在哪块青石板上。这些都记录在自己的文字里，写成《山乡秋意》《冬日里的惊喜》等短文。

冬日的午后最是慵懒。炉火烧得旺旺的，壶里的水咕嘟作响，便摊开《写意牡丹》的临摹画册，一点一点地学习。钛白、三绿、胭脂的底色不要太黏稠，要调得均匀，笔尖吃饱以后要去玫瑰红里打几个滚，湿了全身，然后是牡丹红里湿半身，最后笔尖舔一点胭脂，在生宣纸上，干脆利落地点下推开，一片玫红色的花瓣呈现在眼前，如此不停地变换角度和调色的深浅，不知不觉间，朵朵盛放的牡丹已经跃然纸上，屋顶的日影已移了一竹竿。有时也画山水，画《寒江独钓》，画一条瘦瘦的渔船，船上坐一个戴斗笠的老翁，鱼竿斜斜地垂着，明知老翁钓的不是鱼，而是一腔千万般的孤独，却也希望下一秒就有鱼跃出水面，给老翁些许安慰。一转身，发现茶已凉透，停笔续上热水，水汽氤氲里，竟觉得那画中的老翁，正对着江面，满怀希望地笑。

这一年，没有太多地去“凑热闹”。偶尔有朋友来电话，说“出去聚聚”，总以“手头有事”推了。并不是刻意疏离，只是渐渐觉得，比起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更贪恋小屋里的一灯如豆。尤其是雨天，静静地听窗外的风声雨声，屋里火炉上置了土陶罐，炒一撮红茶，放几粒冰糖，倒入牛奶。小火慢煮，看着牛奶从乳白色变成淡淡的咖啡色，熬开了的奶茶满室生香。把奶茶倒入小陶杯里，喝一口，香甜爽滑，暖胃暖心。

去年冬至记录的文字还在脑海里浮现，转眼又是一年岁末。窗外的玉兰开了谢，谢了开，枝头的鸟换了一拨又一拨，檐下的蛛网结了又破，破了又结，这些何尝不是风景？就像此刻，夕阳正从窗格漏进来，在《岁朝图》的梅枝上淌，把花瓣染成金色，倒比去年在画册里见的，更添了几分活气。

收拾画具时，发现砚台里的墨还剩些，便提笔在挂历的最后一页写：“岁末无事，香在炉，茶在盏，心在纸。”墨迹还没有干透，窗外的月亮已悄悄爬上来，清辉落满案头，与白日的暖阳不同，带着些清冽的静。忽然想起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原来所谓岁月静好，从不是要奔赴多少远方，而是能在寻常日子里，把自己安放在一炉香、一盏茶、一纸墨里，让光阴在笔墨间慢慢淌，淌成心头的河，清且浅，却足以载起这一年的安稳。

退休的她

王文萍

岁月的指针滴答走过，
她告别职场的漩涡。
那扇忙碌的大门在身后闭合，
退休的世界在眼前展拓。

曾经，忙碌是生活的主调，
像拧紧发条的钟表。
朝起暮归，
在工作的舞台上奔跑。

如今，往昔的压力如烟散去，
心中的宁静像湖波泛起。
不再有文件堆积的焦虑，
只余清风徐来的惬意。

空气也变得轻盈舒缓，
唤醒她对新一天的感触。
伸个懒腰与窗外的鸟鸣相邀，
清晨的阳光是温柔的轻抚。

看花园里的花朵绽放，
她仿佛看到自己的复苏。
不再被任务的缰绳束缚，
自由是最美的礼物。

午后的时光慢慢悠悠，
舒适漫步在公园小径。
看树叶的光影摇曳，
听微风诉说着安宁。

回忆像星子在脑海闪烁，
有欢笑也有拼搏的焰火。
如今都化作淡然的一抹，
在退休的画卷上轻抹。

开始有时间把花草照料，
看种子发芽、花朵含苞。
生命的成长就在眼前，
每一刻都充满美妙。

三两老友相聚谈笑风生，
话题里没有工作的纷争。
和家人花前月下共话桑麻，
岁月在笑声里变得香醇。

厨房成了创作的天地，
食材在手中变幻神奇。
锅铲舞动，
奏响生活的新曲。

收敛起锐利的锋芒，
不再为明天的工作思考。
只有生活的点滴趣闻，
繁星下回忆往昔的欢笑。

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以尽情地沉浸书中，
在文字的海洋里遨游俯冲。
或是坐在窗前静静放空，
任思绪飘向遥远的梦穹。

退休后的心境像首禅诗，
蕴含着无尽的平和安适。
女性的坚韧化作从容风姿，
在这人生的新阶段开始。

情思

又吃洋丝瓜

本刊特约撰稿人 辉丽琴

去朋友家吃饭，刚进门，就听她说买了一个洋丝瓜（又称佛手瓜、洋茄子），5块钱。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在我心里，洋丝瓜是最低廉的蔬菜，在庞大的蔬菜家族里，它应该是排在最后面的。它总是在春天里充满生机地发芽，在夏天里蓬蓬勃勃地生长，努力让每一根藤蔓都攀上高处，让每一朵花蕊都在秋天结出大大的“佛手”，垂挂在空中……这么易种、高产、好储存的菜中“丐帮”，怎么可能5块钱一个？她用手比了比告诉我：“这东西金贵了，是贴着‘有机’标签卖的。”

她的强调，让我觉得必须去一睹这个“金贵的洋丝瓜”。到了厨房，见到了那个还躺在购物袋里的洋丝瓜，它通体无刺，浑身透着怯生生的淡绿，形状像握紧的拳头，又似合十的双手。我用指甲轻轻掐了一下它的棱，一股极清冽的、带着草木腥气的汁液便渗了出来，我的记忆，一下子便被这气息濡湿了，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乡下外婆家。那时，外婆家的院子里一年四季都矗立着一个洋丝瓜架，架子上挂满的洋丝瓜我们都叫它“洋茄子”。一个“洋”字，便为它的“瓜生”定了调：是外来的，新鲜的，与土生的瓜果有些不同。

外婆家新居落成后，菜地就在院场边，在菜地边的土坎下，外婆便栽下几个老洋丝瓜。翌年春天，洋丝瓜便长出了芽条，长成了藤蔓。那藤蔓是有气力的，它抓着土坎，发了疯似地攀上来，缠着晾衣的竹竿，一路蓬蓬勃勃地探向屋檐，织成一片泼辣的浓荫。为了不让洋丝瓜藤蔓无序生长，外婆就让舅爹在院子里搭了个瓜架。那瓜架极其结实，像一间简易的小棚，藤蔓爬满瓜架，瓜叶开放后那叶子阔大，毛茸茸的，风一吹过，便翻起一片油汪汪的灰白叶浪。我们小孩子不太在意那些藏在叶底的花，只眼巴巴等着那纽扣大的小瓜纽，如何一日日地鼓胀起来，生出分明的棱角，变成拳头，再变成合拢的手掌。

盛夏的傍晚，外婆会摘上几个鲜嫩的“洋茄子”，在井水里“哗啦”一冲，把它放在砧板上作为食材备用。外婆的刀工好，能将它切成极细的、半透明的丝。铁锅烧热，下一勺猪油，待油冒起几缕青烟时，便将那一盘青玉似的瓜丝倒进去。“刺啦”一声，一股白气蒸腾起来，混着瓜特有的清气，瞬间便充满了灶间。

秋末冬初，瓜叶枯烂，熟透的洋丝瓜失去了瓜叶的遮蔽，一个个被晒得蜡黄。每年的这个时候，舅爹就会在屋后土坎上凿好的洞里垫上松针，小心翼翼地把熟透的洋丝瓜一个一个放到松针里捂好，最后用一块石块堵住洞口，需要吃的时候，就搬开石块抠几个出来。

长大参加工作后，我到外地见识了“洋茄子”所谓的“佛手瓜”之名，总觉得那名字太过端雅，像一位入了画的仕女，反倒失了那藤蔓在柴房后头肆意攀爬的野趣韵味。再后来，又在酒楼的菜单上，见到“清炒龙须菜”的名目，价格不菲。待端上来一看，竟是那洋丝瓜藤蔓最尖端的嫩须，掐成寸长，油亮亮的一碟，吃在嘴里，自然是嫩的，滑的，但那感觉，却像一个朴实的村姑，忽然被套上了锦绣衣裳，拘谨得让人认不出了。

我是吃“洋茄子”长大的山里人，所以，只要有其他菜，我绝不吃这道菜，更不会买。因而，我不知“洋丝瓜”早已“华丽转身”。

此刻，我摩挲着手中这个洋丝瓜，忽然觉得，“洋丝瓜”的“前世今生”，是一部典型的全球物种迁徙、本土化生存和美食价值再发现的微观史。它的一生，便是一部沉默的迁徙史。它的前世，想必是在美洲炽热的阳光下，在那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山谷里，自由地舒展着。然后，它被一双陌生的手摘下，带上颠簸的帆船，渡过浩瀚重洋来到中国，从“洋”物，变成了“土”产。它的外表，也从无刺到有刺、多刺，再回到无刺，完成了一场“换装”。这其间的沧桑，它不说，只用那一道道棱沟记录着，像一艘小船上无人能懂的航海日志。

此时，我重新认识了“洋丝瓜”从“外来户”到“家常菜”，再到“养生宝”的“华丽转身”。见证了一个物种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和实用性，跨越山海，融入异乡文化，并在新的时代被重新定义价值的过程。

在现代健康饮食观念下，洋丝瓜低热量、高纤维、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特点被放大，成为减肥、三高人群的理想食材。它的尖儿，被称作“龙须菜”登上了高档酒店的“大雅之堂”，其巨大的地下块根，富含淀粉，在部分地区被称作“万年薯”，可作为粮食或饲料，展现了其作为“未来食物”的潜力。它不再只是农家菜，而是出现在都市餐厅的创意料理中，完成了从乡土到时尚的跨越。

我嚼着这现代厨房里的洋丝瓜，心里想的，却是外婆炒菜时的“刺啦”声，还有“洋丝瓜”架下的快乐童年。一个物种的流浪与扎根，一代人记忆的远去与重拾，竟都藏在这微末的滋味里了。瓜依旧是合十的手掌模样，只是它所叩问的，已不再是美洲故乡的风，而是这小城镇的钢筋水泥楼宇里，一盏孤灯下，那无处安放的、淡淡的乡愁了。

恋曲

在潞江坝，做一颗幸福的咖啡豆

李柔

我是一颗咖啡豆，诞生在一片太阳和大地拥吻的土地上。这里的风裹挟着干热河谷的暖意，从种皮里探出头便能陷入火山灰质土壤的温润怀抱里。这里是北纬25度的咖啡黄金种植带——潞江坝。

初春的雨丝丝缕缕地落下，我麻酥酥的，有种被唤醒的感觉，好像挣脱了某种束缚。缓缓地，我顶破种壳，长出细弱的嫩芽。晨雾拂过我的额头，晚风轻摇我的身体，慢慢地，我长出了枝干。在育苗棚温润的气息里，我和千万株同伴一起，被悉心照料着抽枝展叶，直到根系变得健壮，枝叶变得繁茂，才迎来被移栽到田间的日子。

咖农伯伯的脚步声常常在身旁响起，他粗糙的手掌抚过我的枝叶，像对待孩子般细心。他对我说：“快快长大，全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我便顺着他的期许，在昼夜温差里舒展腰肢，让根系悄悄扎进土壤深处，尽情地汲取各种养分。我和身旁的伙伴们次第冒芽，连成一抹抹青涩的绿意。风过时，枝叶簌簌作响，这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最初的吟唱。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叶片从嫩绿长成深绿，不知不觉间，枝丫里出现了一抹白——那是我的小花信使。三月风至，六月雨歇，细碎的白花循着风雨生长，一场雨润过土壤，便有一片花攒成雪海；待雨水集中而至时，便是满树繁花、香溢四野的盛景。花香是清甜的，裹着几分蜜意，引得蜜蜂循着香气穿梭花间，也让途经的旅人不自觉驻足。他们举着相机，对着满枝繁花轻声惊叹，快门声在风中此起彼伏。起初面对镜头，我总带着几分羞涩，这般被人专注凝望的场面，我从未经历过。可身边的伙伴轻轻摇曳着花枝告诉我：“是我们开得太盛、太美，才让大家这般偏爱。”于是，当下一场雨过，新花再绽时，我便骄傲地昂起枝头，将每一朵小花都舒展到极致，向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尽情展示我的灵动与鲜活。我盼着能在他们的镜头里，留下独属于我们的洁净浪漫的美，盼着这些影像去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知晓我们。

花香渐淡时，枝丫间的我们便悄悄变成点点青果，像一个个攥紧的害羞小拳头，在枝叶间静静酝酿，积蓄着来日方长的独特滋味。秋风拂过，为我们的脸颊点上粉色的“腮红”，再慢慢沉淀成深红。整个潞江坝都被这红色点亮，咖啡地里满是丰收的气息。咖农伯伯的竹篮又一次来到树下，他的指尖精准地捏住我，轻轻一旋，我便脱离枝头，落入篮中。和我一起的，都是被精心挑选的成熟伙伴——在这里，手工采摘是不变的坚守，未熟的青果要留待时日，过熟的软果要剔除在外，唯有饱满鲜红的我们，才能开启后续的旅程。

篮子里挤满了我的伙伴，也盛满了咖农的笑语。我们被送往加工厂，先褪去红色的外套，露出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灰色身体，再泡进山泉水里洗一个澡，冲去身上的杂质，而后我们一个一个躺上竹席，接受潞江坝阳光的最后亲吻，直到水分一点点蒸发。阳光晒得我们发烫，风又带来凉意，在这冷热交替里，我慢慢收敛了鲜果的青涩，悄悄积攒着醇厚的底蕴。

之后，我们被送去脱壳、筛选、分级，再送入烘焙机。机器里的温度不断升高，我从浅黄变成深褐，身体在高温中膨胀、开裂，发出“噼啪”的声响——那是我在完成生命中最华丽的蜕变。随着温度攀升，果香、花香、焦糖香渐渐从体内溢出，弥漫在整个车间，那是潞江坝的阳光、雨露、土壤的馈赠，都浓缩成了这一缕醇香。

烘焙完成后，我或许会被研磨成粉，装入精致的包装，成为挂耳咖啡，陪伴都市人的清晨；或许会被手冲爱好者细细研磨，用90度的热水唤醒，在玻璃壶中绽放出琥珀色的液体，入口是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的醇厚，尾调带着淡淡的果酸与回甘；或许会被送往远方的咖啡馆，成为一杯拿铁、一杯美式，向更多的人讲述着来自潞江坝的故事。

在很多人眼里，我只是一颗普通的咖啡豆。可我知道，我的身上浓缩着潞江坝的全部深情。从一颗沉睡的种子，到枝头的红果，再到杯中的醇香，我承载着高黎贡山的雾、怒江的水、咖农的希望，也承载着这片土地70余年的咖啡记忆。当最后一缕香气在舌尖消散，我知道，我的使命已然完成，而潞江坝的阳光依旧炽热，明年的咖啡花，还会在春风里如期绽放。

母亲（版画） 范南丹 作

寄虹